

科技奇点、经济奇点、制度拐点 ——技术性失业、基本收入保证与米德·罗尔斯提案

■ 陈冠中 中国香港著名学者



未来学家库兹韦尔 2005 年说科技奇点将会在 2045 年发生,离现在不到 30 年。近年他又判断说,2029 年人工智能就可以通过著名的图灵测试超过人脑了。图灵自己认为,人工智能骗过我们,让我们误认为他是真人,即通过了他设定的这一测试的时间点将在 2000 年发生,但是到 2000 年人工普遍智能并没有超过人的智能。库兹韦尔预测说可能是 2045 年,也可能 2029 年,他们讲的重点是科技奇点发生的时间点,可能更近也可能远一点。但是有一天人工智能会超过人的智能将迟早发生。

整个讲题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是科技奇点;第二是经济奇点,第三是制度拐点。这三个部分互相关连,总共有十个观点。

所谓奇点,一般是指科技奇点,本来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名词。1993 年美国有一个科学家兼小说家弗诺·文奇在 NASA 做了一个演讲并且撰文,他定义科技奇点是指有超越人类智能的超智慧体出现。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智慧体终于超过了人脑和人的智能。这个点之后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我们现在线性思维能推想的,是另外的状态,就是所谓科技奇点。

未来学家库兹韦尔 2005 年说科技奇点将会在 2045 年发生,离现在不到 30 年。近年他又判断说,2029 年人工智能就可以通过著名的图灵测试超过人脑了。图灵自己认为,人工智能骗过我们,让我们误认为他是真人,即通过了他设定的这一测试的时间点将在 2000 年发生,但是到 2000 年人工普遍智能并没有超过人的智能。库兹韦尔预测说可能是 2045 年,也可能 2029 年,他们讲的重点是科技奇点发生的时间点,可能更近也可能远一点。但是有一天人工智能会超过人的智能将迟早发生。

图灵有一个伙伴叫伍德,他说超智能机

器是最后一个需要人类的发明,以后超智能自己能发明了,就不需要人类了,他当时这样说过。

现在的人工智能只能做到特殊性的智能,比如说它在每一个单独范畴都能赢过人脑,下棋、问答游戏,都已经赢了人类。但没有做到所谓 AGI 人工普遍智能,这是大家都同意的。

但是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将会非常快,就像摩尔定律所描述的一样,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大约每隔 18 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英特尔实验室主管梅贝瑞说过,这样的进步在过去几十年都是准确的。如果大家相信摩尔定律,所谓人工“普遍”智能,就是人工智能在几乎全方位普遍范围都胜过人脑,这个情况不是说不可能发生,甚至不一定非常遥远。有论者说到了 2030 年,手提电脑同时拥有所有人脑和人工智能机器人功能的,大概只需要 1000 美元,这是已经超过人脑智能的大脑。

很多人在想奇点之后,机器人会怎么对待人类,就是硅体的机械的超智慧体,也许或是机器结合了某些碳体生物体的赛伯克的第二种智慧物种,在它们主宰人类之后。

这个情况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某一种恐怖,有很多可能性。有些科学家尤其人工智能科学家和“跨人本主义者”会强调,智慧体可以是对人类友善的,可以带来很多想象不到的好处。不过现在大部分人也都倾向同意,所谓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已经证明不可能完全阻挡超智慧体不伤害人类。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完全理性的,它们的想象跟人不一样,它觉得是帮你的事情也可能把大家都毁掉。比如说它看到人的智能太低了,就像我们看到蟑螂、蚊子一样。所以它们觉得你们是蟑螂、蚊子,可以把你消灭。也可能它们认为人就是喜欢享乐的,那就全部把你们圈养起来,好像养宠物一样,用纳米芯片附体让你们住在一个虚拟空间里面永远享乐。史蒂文霍普金斯在 2004 年接受 BBC 访问时就悲观地说过,全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意味着人类的终结。那么就是说人工智能的超智慧体带来的奇点不是我们人类想要的,是坏的奇点。

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坏的奇点是可能出现的。这可能是人类技术的失误、也可能是我们的思想、制度失误的复合性原因。我们今天的制度是怎样的,可能会影响我们输入给人工智能体的命令,然后到它超越人类的时候,它会对我们友善或者不友善。

有人提出可能不用等到科技奇点出现,人就自我毁灭了。考古人类学家、历史社会学家伊恩·莫里斯用了阿西莫夫小说“Nightfall”一词(“Nightfall”小说名称中国翻译成《日暮》,这里我译作“夜暮”。)他说不见得我们等得到奇点,奇点还可能有好有坏,夜幕只能是坏的(对人类而言)。他引用当年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一个诘问,萨根问:全宇宙这么多高等文明,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有来联络我们,我们也找不到他们?根据天文学说的德雷克公式,宇宙应该有两千亿万万个银河系,所以计算出大概有一兆个生物文明,竟然没有文明联络我们,我们也没有联络到他们。这是为什么?这是萨根问题。其中一个答案也是比较多人支持,就是所有高等文明到一定高等程度的时候,它们的科技就把它毁灭了,所以根本没有存在的高等文明,越是高等的越会马上全体毁灭,所以到不了和我们联络的阶段。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虽然理论上 30 年可以到奇点,但我们可能等不到,以目前的情形看科技越发展,我们毁灭的机会反而越大。科技奇点出现前,人为科技已经带来人为夜幕。

(下转 03 版)

西方量化宽松是怎么走进长期停滞陷阱的?

(上接 01 版)

这种暴涨在将中国银行、部分一二线城市百姓的资产负债推向危险境地的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社会氛围和心态。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已经面临日本 1990 年、欧美危机后量化宽松失效时的情景。幸运的是,中国金融监管层收紧了政策,遏制了一些商业资本力量可能危及整体经济安全的鲁莽举动,中国央行目前正在全力打消市场对宽松货币政策,炒高资产的暧昧预期,为进行结构性调整做了大环境的铺垫,有待上场的就是实体经济新增量了。目前来看,华为、比亚迪、格力电器等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中坚力量,都在进行重要的探索而且发展趋势总体向上,它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正能量,需要防止投机力量的干扰。

纵观中西方的教训,我们需要回归常识:创造是经济之父,制造是经济之母,资本、土地都是经济的要素,不能颠倒过来,变成资本至上、土地至上——尤其是这种“资本”只是通过借贷杠杆生造出来的,寻求快速回报而没有耐心进行产业培育的资本,这种土地只是人为制造稀缺性的部分城市的土地,任这样的要素支配我们的经济和人们的心灵,将是一条死路,而且危机会在两三年内全面暴露。

上述西方社会的长期停滞困境,也激发了西方社会内部的自我拯救。实际上,在索罗斯支持下的特纳一书也是西方自我拯救的体现——是当前西方社会开始涌动的各种思想浪潮、政治浪潮中的一种。2016 年是西方非建制派系统崛起的元年,其中核心的核心正是美国特朗普为代表的不同于传统两党的新兴政治力量(桑德斯是第二大非建制派力量)。未来西方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极有可能是对过去二十多年,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以克林顿、布莱尔为代表的英美全球化力量(建制派)的大颠覆,西方很有可能经历一次大的“拨乱反正”。事实上人们可以看看匈牙利——这个 1000 万人口的中欧小国从 2010 年起就进入了保守派(总理欧尔班)的执政时代,在人口、外交等诸多方面,欧尔班通过种种政策,缓慢实现了局势的艰难逆转(促进婚育、与中国合作、防止难民泛滥等),只是匈国家太小,自己力量很有限,匈牙利是欧洲“自我纠正”的先声,欧尔班是第一个声援特朗普的国家元首。当然,从传统经济政策上讲,西方保守派的传统形象是倾向于政府少干预——这是美国建国时高素質民兵的文化传统。但历史并非如此简单而机械,当前特朗普的政策内核主要是复兴“自我负责”的政治文化,摆脱“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带来的浪费性高成本,去除制造贫富分化的资产泡沫,如他上台,在必要时,很可能根据经济需要采用主动的经济引导政策。2016 年 7 月,特朗普公开宣称自己上台后将整顿华尔街,且对硅谷互联网公司并不感冒——因此,很有可能特朗普以共和党的面目完成当年罗斯福总统的历史任务。与之相对立,希拉里主要汇集了美国过去 20 多年的既得利益群体,掌握了这二十年美国经济发展的内核——主流互联网舆论,对特朗普进行猛烈攻击,将他描绘成一个依靠投机倒把发家的小丑;而在经济学家及其背后的支持力量方面,索罗斯是支持希拉里的重要力量,特纳勋爵也属于支持希拉里这派光谱的群体之一。然而,西方只有通过特朗普这样的变革性力量,才有希望重整山河,摆脱长期停滞陷阱。“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西方社会的命运之战即将上演,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世界全新改革时代的到来。

(完)

实业企业发展金融控股中的风险管控

■ 卢长才 首旅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我们整个金融行业是由一行三会分而治之的,在分业管理这种模式下,监管上就有了相应的不一致,那么相应地出现了很多监管套利,这也是大家一向向不同产业牌照上做的原因。4 月底,证监会叫停了境外私有化的进程,原因就是实际上它做了两地市场的一个套利,并没有在实业上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变化实际上是随时是在发生着一些很重要的调整,也都印证了现在由实向虚的变化非常严重,监管机构也在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过程中,我们拿不到这样的数据之后,我们把思路做了一些调整,来研究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像金融化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比较好和不好的这种,可以借鉴的,相对宏观一些,我们也截取一些尽量有一些数据和公开信息,所以我们做了一些案例。所以我们在第三部分,是用了一些案例,有日本的,也有 GE,这里面应该姜军老师一直在提实业向金融,向控股集团这种方式,如果忽略的 GE,那简直就是最大的一个败笔,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借鉴的 GE 很多。后面我会简单过一下,前面的我就不多说这些,从论文本身的要求了。

那么我们国家的产融结合发展也是非常快的,但是真正起步来讲,也是非常早,从 80 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不过真正快速发展实际上是 2004 年以后。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金融结构,仔细去看它们审批的牌照,大量的审批牌照都是 2004 以后的。那么我们说的这些所有发展,所有的问题,从一开始 1987 年初步的试点,包括日本的三菱,包括中国国家电网,包括德隆。我们在它们失败的过程中能看到它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动机不纯,跟它的初心发生了变化,它最早是做什么是?那么突然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就说你本身应该是做实业,你突然就是纯粹为了挣钱,把实业的根基丢掉了。在这个过程中,你所有的产业跟你的战略目的脱离了,我们说挣钱是商业的本质,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商业界定为纯粹就是为了挣钱,那么你是一个没有主心骨,那么你是一个把纯粹挣钱作为目的的机构,那么你是挣钱的一个机器。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产业不能脱离自身的初心,你最初做产业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点不能把它忽略了。

我们说约束激励机制的不完善导致风险,以及我们产融企业公司治理过于复杂,其实都是由于个人衍生的,都是跟这种动机不纯所带来的。因为我们产业集团本身是非常负责的,跨了行业,组织机构非常庞杂,管理的层级也非常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带来的一系列风险。

约束激励机制这一块,更多地来讲,我们说一开始的发展金融机构,还是为我们产业集团内部服务的,那么所有的业务来源于我们内部。但是最终发现我们比照市场的薪

酬,比照市场的激励,挣钱了要发钱发奖金,亏了要属于股东,所以带来了一系列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通过我们这些案例来讲,我们是说能够看到它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动机和你战略发展的不匹配性。

财务公司发展过程中,确实对企业的司库起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作用,因为我们国家分业经营之后,分业管理,我们很多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它的资金不能筹集,所以必然要用这种司库的方式,我们要成立一个财务公司获取金融牌照,才能筹集他所属企业的这些资金,也是基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管理,所以才造成了我们财务公司的迅猛发展。现在有 200 多家。

财务公司在发展初期发展的非常迅猛,我们看到它的业绩也非常亮丽。但是实际上他们很多受制到我们实业本身的规模限制。那么它进一步归集资金的能力已经进一步下降。

那么从监管机构角度来讲,也向供应商放开和向消费者放开,但是这个放开的步子非常缓慢——真正放开就是变成一个银行机构。银行对人员的管理,风险的管理又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在过程中财务公司的发展还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我们目前来看,从银监会来看,对财务公司在历年的年会上对财务公司都是表达非常放心的机构,实际上我们财务公司面临的 ROE 水平,基本上都是在 11% 的水平上。但是我们所有的集团公司看到它的报表,很有可能是在 3%,2%。那么我们这两个背离,会造成它没有解决整个集团的效益提升,到底提升了多少,考核的指标应该怎么看?所以这个也是面临我们的监管机构如何来看待这个风险。是不是它真正的非常好,历次年会我们看到的,都在说这一块能够让大家都睡得着觉的业务,是没有任何风险,不担心的一块业务,这是我们在新形势下的财务公司的风险到底如何看待的问题。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从财务公司以及这几个产业控股集团来看,我们回过头来说,

产业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一些风险,我们说这种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这两块。

外部风险更多是站在监管角度。内部风险我们是说它的整个组织结构带来的,其实它的最重要一点是产业资本空心化问题。其实产业资本的空心化问题,我们在大陆来看,已经愈演愈烈。这件事情某种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有很多段子,什么是养家,什么是败家?败家是说卖了房子创业,卖了房子去炒股,卖了房子还去干什么,等等。但是什么样是最好的呢?是说你只要买房,在北上广深,甚至南昌买房都是非常赚的。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说货币超发之后,我们两大蓄水池,一个是地产,一个是股市。股市的波动性过大,而我们的地产基本上呈现一个上扬的态势,所以造成我们的所有产业进行金融化,朝金融、朝地产去转,转型过程中,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已经面临空心化。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企业的产能过剩,实际上很多资金,我们现在也能看到。比如贷款的量,有专家把这个数据拿出来,基本上进入到我们的房产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在产业上我们出现了空心化的倾向。

那么在外部的监管过程当中,由于我们产业是分业经营,那么也造成了我们资本的重复计算,透明度的问题。透明度的问题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局限在一些监管机构的手里,社会机构并没有看到。我们说很多农商行、城商行是不敢公布的,这也是让人挺害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透明度不够。监管套利更加明显,我们现在知道各种二级市场的申购都是通过通道来走,要去买通道,那么直接的这种资金不行,包括证监会又在说分级基金也开始要严管。这些所有问题都要开始做,那么大家就开始通过不同的路径设计了一层一层,包括我们的银行。我们的银行现在有信贷资产,其实都要通过这种通道转成表外资产,这种东西都是摆在过程中。我们不同监管机构,有不同监管政策,然后我们有了不同监管套利的这种过

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体现如何做,如何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我们说产业资本要有自我约束,然大家可以以说,产业资本大家一定是独立的,为什么要有一个自我约束?我们说产业资本都是大的资本,不管是大型的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既然能够做这种产业的资本多元化情况下,都不是这种小的产业,都应该有一种产业使命,社会责任。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产业资本是具备这种自我约束的前提条件的,所以我们来谈这种产业资本要有自我约束。自我约束的最终核心还是说要回到初心。您有什么样的人,您想做什么,您的战略到底怎么走,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之后再来说我怎么来排兵布阵,怎么样来树立我们风险的底线?这件事是我们产业资本应该有的自省、反省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做得好,问题我们怎么样引导好。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现在从国务院国资委做产权流转试点,以及它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其实已经有了一些迹象。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粮等投资公司平台的建设,其实它已经解决了对它内部的考核,就是主业:棉、油、粮、糖,这四大主业要不能低于它整体的 80%,其实就很好地界定了你的产业使命。

今天上午还有一位嘉宾讲,我们要给民营企业放松更多这种投资的通路和路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国有资本非常大。那么它掌握大量的资产,怎么让这些资产盘活有效,这也是一个当务之急。这也是说我们产业资本的自我约束,它的股东、它的监管机构要有这个责任去把这个工作去做好。给它一定限制,要好自己的产业,把自己的定位更加明晰化,不要变成一个投资类的公司,变成一个没有产业使命的投资公司。所以这是我们说要从内部有一个自我反省,自我控制。

从外部的监管措施来讲。我们在外部监管措施里面罗列了很多,其实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信息披露的规则。其实我在刚才整个介绍过程当中,在众多的金融机构,我们还有信息披露还是不完备的,甚至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其实也在征求意见,大家也在很大的反弹。不愿意把这种信息进行过多的公开。那么我们在讲整个监管过程当中,只有信息公开,让信息监管适当的给予压力,不管是业绩上还是规范性上,其实都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强调在外部的监管出来,要能够有一个信息披露的动作在体现出来。

最后整体来讲,产业是我们所有的产融结合的一个核心,是我们一个根。如果我们产业的根扎得不够深,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会有一个比得上的树冠,比较美貌的树冠来展示给大家。所以只要我们的根深才能枝繁叶茂,所以我们要更多支持、约束和规范管理我们的实业,使得金融能够扶持我们的实业资发展得更好。